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朱 传 荣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是认识论中的根本问题,也是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理论界对实践观与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问题的研究是比较多和比较深入的,而对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和意义问题则研究的很不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唯物史观是统一的,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同唯物史观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会有科学的实践观。只有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才能科学地阐明‘社会实践’的本质、作用和意义。这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关于实践、劳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和‘绝对观念’的能动性中,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反映论和感觉论中,在科学地论证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中,已经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中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实践观

在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体系中,他的实践观和辩证历史观紧密联系着的。在考察其实践观的合理内容时,是不能脱离他关于人和人的劳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的。黑格尔实践观的合理内容,就是他深刻的概括了人类真实实践的内容和实质。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实践观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费尔巴哈》”。^①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和黑格尔实践观的合理内容相一致的。黑格尔的实践观点虽然没有摆脱历史上把认识和实践分割开来的传统观点,但是,他在实践部分中对‘善’的解释,却突破了过去传统见解。不把‘善’仅仅解释成一种伦理道德行为,而是理解为人对外部世界具有目的性的要求。所以,列宁在旁边写道:“实质:‘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②或者说,它的合理内容,实质上是揭示了人的实践的一般特征:(1)实践是一种主观的要求,(2)是把主观的要求变为现实。黑格尔在探讨实践时,强调人的实践所特有的性质:一是人的实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动物的“实践”活动是没有自觉的目的性质,只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本能,二是人的实践是作为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中介。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同他对劳动的分析和看法紧紧联系着的。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唯心主义观点中,明确地提出了实践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确定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

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接受了劳动的思想,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说、人的

劳动过程具有对象化特征的思想有较大的引深。黑格尔在分析绝对观念的能动作用时，力图把劳动和认识联系起来，以揭示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是人的活动的前提，通过人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基础。但是，他把人的劳动和自然界都精神化了。在他看来，劳动实质上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劳动的主体‘人’等于自我意识，劳动的对象自然界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的实体，本质上也是意识的产物。但是，在这里却蕴藏着认识向实践转化的思想，这个转化的环节，就是他在《逻辑学》中提出的‘目的性’这个范畴。所以，黑格尔认为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的劳动，是人与自然客体关系的特点。在他看来，因果性、必然性和目的性是不矛盾的。他认为动物与自然客体的关系中，在欲望中对象遭到破坏，人与自然客体的关系中，在动机中创造了满足人的需求的对象。“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③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呢？黑格尔认为，作为中介性质的实践，不仅要有明确的目的，还要有相应的手段。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说，为了征服自然界，人们在自然界“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④在他看来，利用自然物创造出与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工具），已经是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标志，而是成为延续不断的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真正桥梁，从而把人改造自然的劳动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黑格尔着重分析了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实践）发明并使用工具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说明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就为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逻辑前提。或者说，在黑格尔对劳动和实践的辩证分析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直接的逻辑联系，而且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之间也有着不解之缘。但是，由于黑格尔把人看做是绝对观念的承担者。所以，劳动只是精神发展的杠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抽象的、精神的统一。

马克思则从具体的现实中把握人和自然的关系，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⑤由此得出结论：人的本质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and 再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⑥马克思还指出，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这样，就深刻地揭示了人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受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的。所以，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⑦人的意识是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人的自觉意识、思维想象、思维抽象以及人们的理论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⑧人们五官感觉是超生物性的，人的肢体形式上和动物相似，但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由于人能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使人的肢体是超生物性的。这就说明：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才是人们真正存在的基础，才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人的实践活动，人不是历史的自觉创造者，绝对精神才是历

史的创造者。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主体，人仅仅是历史的工具——承担者。结果，他就从历史中排除了人同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这是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理论的能动作用是建立在对某一时期的生产生活的生产方式之上的。生产生活的生产方式，首先是人的劳动活动，即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历史永远是人 against 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占有和实践占有，即永远是人们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就是历史。黑格尔不了解真正的历史主体，是进行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不了解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生产实践），才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不是先验的绝对观念。不过，由于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的运动看做能动的作用，就使得他能够把实践包括到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去考察，认为实践是认识中的一个环节，实践又是积极的活动。在实践中，主体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它在改造外部世界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认识和实践就这样扬弃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和歧异，把二者统一起来，达到绝对观念的认识，绝对观念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以，绝对观念的活动是具有丰富的客观的内容。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发展了具体整体的一个片面、抽象的因素，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反映整体，反映本质。黑格尔曾以目的、手段和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予以说明。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这些思想成就中，形成了同唯物史观相统一的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中最终确立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既标志着科学实践观的最终确立，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提纲》不仅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更重要的是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主义的实质。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确是和唯物史观的形成是相统一的过程，这个统一过程中的‘纽带’，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制定。

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都是感觉论者，强调感觉、经验对认识的作用，把人对周围感性世界的认识限制在单纯的感觉范围内。认为人们对周围感性世界的认识过程，就是客观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直观反映，不懂得社会实践是认识过程的基础、源泉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费尔巴哈在反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中，捍卫了感觉、经验的唯物主义观点，把感觉作为人认识的现实性的标准和基础。认为“感性若无思想便等于零，思想，即理性，若无感性也同样地等于零，因为只有感觉给我真实的、现实的对象和实体。”^⑦这里，他既强调了感觉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又表明了他反对唯心主义把理性、抽象思维和感觉知识割裂开来的观点。因此，他提出了生命、实践的观点。“用生命的观点补充、修正”认识和理论。他说：“认识、理性和观点应该用生命的观点补充、修正。”“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⑧但由于他对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观点，使他只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所以，他所说的实践并不是作为主体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作为客体的单个人同单个人的生活关系，人在这种关系中是作为客体出现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的，“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

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⑫“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⑬因此，他一方面认为，实践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证明了感觉材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实践在认识中不是根本的条件。他鄙视实践，把实践等同于卑污的小商人活动，认为理论活动才是真正人的活动。在他看来，实践的直观是一种不纯洁的、被利己主义玷污了的直观，而纯理论的直观，是令人满足的幸福的直观。理论是“真正的客观的实践”的源泉，而主观的实践是卑污的。所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决定他并不真正了解人的社会性，因而不能了解人的实践的社会性，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⑭费尔巴哈曾试图把‘社会性’看做人的本质。他说：“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⑮但是，他所说的‘社会性’，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必须交往（联系）这一平凡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⑯因此，他就不能科学的揭示人的本质和唯物主义的说明社会历史。所以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⑰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是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⑱这些批判，是极其深刻的。它充份说明，没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不会有现实的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也说明了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会有科学的实践观。

科学实践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不只表现在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同唯物史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而在科学实践观关于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中，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理看，实践的基本内容就是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生产劳动。这种实践活动具体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的本质。因此说，实践就是人们自觉的、有目的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感性活动的客观形式。实践作为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必然是完整的、具有内在结构规定性的活动系统。这个系统包括目的、有目的的活动本身、活动的对象、活动的手段及活动的结果。理论界有人对实践概念中包含目的持否定意见，是难以成立的。实践概念中应该包含着目的，因为，没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为了得到一个预期的结果，并且还有关于预期结果的思维观念。人们不仅了解有目的的活动所要得到的结果，而且还能认识到获得这个预期结果的必要条件，从而能够创造这些条件。有目的性不等于主观意志性，实践中的目的性是包含在必然性之中的，是合乎必然性的内在目的。如果把目的排

除在实践之外，就不能从本质上把人类的活动和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至多导致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实践活动，即感觉经验、五官感觉或初级意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看，实践不等于五官感知，它必须借助理论思维的抽象去把握活动的对象，它本身是具有具体结构规定性的活动，而目的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规定。所以说，有目的性不等于主观意志性，只有无规定性的主观活动，才是主观意志性。

根据实践的基本内容看，实践的基本特征是：物质性，能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所谓物质性。其一，是说实践活动是人和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①⑨}人在和自然、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通过实践活动既可以从客观世界得到物质利益，又可以使客观世界发生物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给予的。其二，是说沟通人和自然、社会的中介，以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动力不是精神，而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所谓实践是能动性的，主要是指人对客观世界是在不断改造着的。实践的能动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质内容。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是劳动。”^{②⑩}这里不仅说明了，人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是人所特有的劳动，即生产实践活动，而且也深刻揭示出人的实践活动是具有能动性的特征。由此可见，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是改造自然界的前提，劳动、生产实践活动才是改造自然界的前提。所以说，实践不仅和认识(理论)一样，具有普遍性品格，同时它还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这是认识或理论所没有的，认识的能动性和普遍性，只有从实践中才能现实的感性的表现出来。

实践的社会性，是由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决定的。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活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类的生产劳动只有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单个人的劳动是无法进行的。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②⑪}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社会阶段联系着的”。^{②⑫}此外，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实践的社会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由此可见，实践的社会性是和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是一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的社会性，不仅仅是指人的群体性、社会分工、同情他人以及种种道德作为等感性能力和感性活动；更重要的是指人具有理性，具有思维概括能力。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才是人的社会性的确切含义。

实践的历史性，实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性的纵向展开。实践的历史性，是由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种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

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②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其范围和内容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说的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就是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即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历史永远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占有和实践占有，即永远是人们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它充分体现出实践是具有内在结构规定性的综合系统。这种实践观，既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区别开来，也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区别开来。它否定了把实践看做无规定性的纯主观活动的意志论，排除了忽视历史规律性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论’。依据这种科学实践观看，感性材料不是认识的起点，实践活动才是认识的起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以感觉材料为认识的起点。所以，它是一种从感觉、知觉到概念的循序渐进的单线过程，是消极的、被动的、照镜子式的直观反映过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过程，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实践和理论的统一的复线前进的过程。马克思说：“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③其次，从分析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中，还表明了实践所体现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脱离了实践观，就失去了作为主体人的能动的现实物质活动，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宿命论或经济决定论；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如果脱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脱离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地历史规定性，没有历史规定性的实践，就失去了具体地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的基本意义，就会把实践等同于一般的感觉经验，从而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统一的“纽带”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制定。依据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论述，非常清楚的表明：马克思不满意以往人们只是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在思想精神的社会关系中谈论人的观点，他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应当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来考察人，不能从人自身去考察人。所以说，要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就必须认识和掌握人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成为揭示人的本质的前提。然而，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又是社会历史的人。由此可见，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就成为唯物主义的说明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提纲》还表明：马克思既不满意脱离了从事物质活动的现实人的精神能动性，也不满意没有主体能动性的直观反映论。他强调实践是人有目的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的客观形式。因此，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揭示，就为科学实践观的建立找到了现实基础。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历史观统一的“纽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制定。任何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注释：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第229页，第229页，第348页。

⑤⑥⑧⑨⑪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第2卷，第118—119页，第42卷，第126页，第121—122页，第127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第35页，第17页，第16页，第16页，第50页，第50页，第48—49页，第24—25页；第34页；第3卷，第517页；第4卷，第321页。

②②②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52页，第204、248页，第173页。